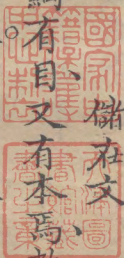


經畬堂文稿



大學之道

全章



揭大學之道教萬世無窮也。夫大學之道有綱。有目。又有本焉。教萬世者。具是夫子故揭之以示人也。曰古之聖人以陶冶人才為先。有小學以培其基。有大學以立其極。而大學尤重大學之道。其綱有三。其目有八。其本歸於一而已。何言之。學以成己為體。受於天者明德。不可不明學以成物為用。施於人者民不可不新。而造端即期於至善。天德必可達。王道必可成。則止之之說也。三者其綱也。然欲得止而兼體用之全。必先知止而明體用之準。辨志而存心。檢身而制事。有定靜安慮之幾。崇德而大美集。廣業而大化。經奮堂全稿 卷三

而本字天成

臻有能得之驗。雖然此其中有本焉。明德是也。有本必有末。新民統之矣。有本末必有終始。知止得止。統之矣。夫苟灼於物事所先後之有其序。而實能次第以收其功。則其學為渾全之學。而非一有渾逸之氣。偏一曲之學。古之大人所以立其大綱。而攬乎道之要者此也。學以成物為用。乎遠自近。天下不先乎國家。學以成己為體。達外由中。身不先於心意。而力行又原於致知。神明非冥悟。名象非迹求。則格物之說也。八者其目也。故能知止而握體用之要。遂能得止而綜體用之全。理徹而旁通。識融而坐照。斯物格知至之徵。合意與心而百骸從令。由家及國而六合同風。歷誠正修齊治平之要。

雖然此其中有本焉修身是也。有本因有末。自身推之矣。有本末帶點自然。因有厚薄自家推之矣。夫惟審於天子至庶人之壹其歸而不致。例置以失其理。則其學為條貫之學。而非不醕不備之學。古之大。人所以盡其節目。而該乎道之詳者此也。若此者。教胄亦以教士。作君兼之作師。虞夏商周之聖人。陶冶人才。遞相傳述之遺法。行之萬世而永永不易者也。

氣厚格嚴歸胡正則張恭齋先生

兩扇天造地設無一毫疏漏無一毫牽強渾渾噩噩化工元氣  
之文也叔五采

大學之

安而后能慮

二句

儲在文

於能慮極知止之量。可以驗得止矣。蓋慮生於安。能慮而知止之  
 量斯極。由是而能得。不可遞驗之乎。且大人之學。期於得止而已。  
 而務極其心之知者。心統理而與事相權。心為內外合一之心。則  
 理為顯微無間之理。而審事之後。遂有以盡事之分。則致於至善  
 之域焉。無難也。是故知止之功。愿定靜而能安。則知之境。漸深而  
 止之則不遠矣。願當其無事而虛涵其炯然之知。此安之說所可  
 盡也。從其有事而實澄其秩然之知。此非安之說所可盡也。安宅  
 之居。明睿通焉。養其知者。暇而隨事之說。研鑿變而不已。安土之

經書堂全稿

卷三

三

敦化裁起焉。蓄其知者。豫而臨事之密察。井井而有條。故未安則  
 朋從爾思。適以紛其慮。而不得謂真知。既安則感而遂通。漸以擴  
 其知。而自見其能慮。夫至於能慮。而明明德新民。一以貫之矣。智  
 周乎物。而要其歸。則踐之者。篤而進德。修業無非純粹以精者。見  
 端於日用行習之間。思通乎微而常所主。則操之者。固而議道。置  
 法皆有貞恒不易者。收效於神明默成之表。言乎明德窮理盡性  
 以至命也。得所止也。言乎新民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得所止也。然  
 則極深研幾者。由寂而感之心。而擬言議動者。由精而一之理。安  
 而后慮。慮而后得。知止之能。既極得止之能。自從其次。第相因功

候之不可誣者蓋如此。入大學者驗之。

格意融鍊精光炯然。李厚菴先生

慮字得字。各還實際。兩句界限畫得開。攏得合。上句縮上三層。又截清安字。下句總承四層。又帶定慮字。虛實淺深百法具備。篇幅短而意味甚長。金來雍

安而后

大學以窮理為要、先後皆可推也。蓋物與事之本末始終、理之大凡也。知所先後、皆可推而得之。而格物之要論矣。聖經意曰：大學之道，明新止至善，分而為三，止至善之功，知止定靜安慮能得。次而為六，可以知序焉。可以知要焉。何則？明新皆物也。而有本有末。不知先明後新，而並營之，則違物逆施之。則悖物遠於道者也。知得皆事也。而有終有始，不知先知後得，而並營之，則廢事逆施之。則債事遠於道者也。知序則知所先後矣。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既知道之序而順其理，自知道之要而專其功，何則？事統於物，終始

經會堂全稿

卷三

五

統於本末物也者，天下國家身心意知之靈會也。有本有末，有終有始者，物之槩。苟知之，則已幾於道。而本末萬變，終始循環者，物之蹟。非格之無由盡其知。若夫從所先而推之，國先於天下，家先於國，身先於家，心先於身，意先於心，知先於意，而格物又為致知之實格。物則無所先矣。從所後而推之，致而后誠，誠而后正，正而后修，修而后齊，齊而后治，治而后平，而物格又為知至之原。物格則皆所後矣。古之大人，知天下國家身心意，知皆物之積，而所以平之治之齊之修之正之誠之致之者，一一有其事故。其道博而有條，知致誠正修齊治均平皆格之推而所以為知為意為心為

身○為○家○為○國○為○天○下○者○一○既○其○事○故○其○道○約○而○有○紀○是○故○格○物○  
而○本○末○始○終○之○數○全○物○格○而○天○下○之○事○舉○矣○近○道○之○要○不○在○是○哉○  
知○其○所○在○而○順○其○序○不○至○於○雜○施○而○罔○功○知○其○所○在○而○握○其○要○不○  
至○於○窮○大○而○失○居○知○先○於○行○明○先○於○誠○窮○理○而○後○盡○性○至○命○其○指○  
一○也○然○則○大○學○之○道○在○明○德○新○民○止○至○善○明○新○止○至○善○之○道○又○在○  
格○物○而○已○矣○  
○火○○  
○四○在○字○○○閑○○○應○○○天○○○然○○○結○○

上節物字是大緊說。下二節物字是零星說。是一是二分作兩  
概不得。章句事物之理。物字兼事在內。可知物字貫得天下國  
家身心意知。格字貫得致誠正修齊治平也。審題直截了當。并

經會堂全稿

卷三

六

覺得物有本末節引起八條目。不單是結上空文。而八條目層  
層實義皆出。格物二字更有着落。一掃曲說支離。程朱之旨愈  
明矣。秦龍光

物之槩。物之蹟。一有其事。一既其事。清言精括。衆說俱融。  
包得注疏語錄。一二十卷。無論時藝也。理明則辭確。辭確則體  
潔。掃開障翳。豁盡塵氛。白雲在天。木葉盡脫。吳又葵

致知在格物

儲在文

學以窮理為要。致知之實也。蓋理散於物而統於心。欲致心之知。必格物之理。實指其所在。可以識學之要矣。且大人之學。所以兼三才而彌六合者。豈有他哉。亦曰熟於理而已矣。理之在天下者。非外而在吾心者。非內研之可以得其通理之在一心者。非簡而在萬彙者。非繁精之可以得其貫本體之明所由日廓而不自知也。是故致知之學。蓋有在矣。將負空虛之知。以自高其悟。則近在日常之地。已錮蔽其神智。而使之不靈。將挾浮游之知。以嘗試其才。則歷諸紛錯之途。輒喪失其聰明。而終歸無據。是故致知有在。

經奮堂全稿

卷三

七

在格物也。上古之聖人有前民之知。而作易必本於格物。仰觀俯觀。近取遠取。或無其事。而有其象。或一其辭。而兩其占。惟其格之者深。而直窮乎物之分際。故參伍錯綜之用。備而推而衍之。乾坤不出其範圍。則凡知之致極於天道者。亦惟即物以窮其分。而推之盡天下之變而已矣。中古之大人有亶聰之知。而制禮特詳於格物。用文用質。備器備官。或綜曲藝而近於織。或辨庶族而鄰於怪。惟其格之者密。而直究乎物之要歸。故往復討論之指明。而會而通之。小大悉從其經緯。則凡知之致極於人事者。亦惟隨物以究其歸。而通之盡天下之蹟而已矣。是故堯典之歷象。禹貢之山



川三百篇之鳥獸草木。在致知者觀之。罔非吾格物之書。第求其義類所存。而不溺於辭章之迹。則玩物喪志之患不入。而知之與物。遂有引而日出之機。兩朝之樂章。六代之象舞。十二國之善敗。機祥在致知者審之。盡供吾格物之證。惟衷於義理。至是而不牽補是乎。臆見之私。則鑿智自用之弊不生。而物之與知。亦有積而日融之美。此其為致知之實功。而大學之始事也。與是則空虛之知。離物以言知。浮游之知。舍格以求致。萬彙不能貫。而寂守其一心。吾心不能通。而思試於天下。如是而有合乎古大人之學者。未之前聞。故窮理居大學之要也。

經畬堂全稿

卷三

滙六經以立言。是致知極大工夫。物之千變萬化。當不外是。張息園先生

可補注疏。可入語錄。嚴思菴

熟於九條之指。而引經以疏通證明之。中間四比。包羅一切。非謂止格六經之文也。且即以六經言之。萬事萬物之理。何一不具。篇中所見。至博至精。更不為掛一漏十矣。趙表萼

醕而後肆。天道人事。作易制禮。六經舉凡。體要已盡。義類所存。義理至是。格字入微。四經分配。乃因文勢。足成之。即不用可也。錢綱菴

釋明明德之止。全其所自有者而已。蓋明德命於天。而峻極於天。克明之。則已所自有者全。而帝王之學具是矣。傳者意曰。大學之道。綱目繁然。而管於明明德。人誠知明德之繫於己。而溯其所自來。以究其所終極。則紹往聖之統者在是焉。而明之之功。不可一息間已。是道也。吾嘗讀書而得之。武王之誥。康叔述文王之德。源於翼翼之敬。成於疊疊之純。篤實而輝光。德之所以無憾也。則曰克明德。伊尹之訓。太甲述湯之德。肇於丕顯之勤。協於日新之一。欽崇而永保德之。所以無忝也。則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之贊堯。

經畬堂全稿

卷三

九

述堯之德。蘊於欽明之安。著於格被之光。則天而廣運德之。所以無加也。則曰克明峻德。三人者皆古聖人也。使天亶可恃。而弗慮者。途獲則宜。無所致其力矣。使聖域難造。而優入者。神奇則宜。有所溢於分矣。乃今合而觀之。文曰克明。湯曰顧諟。堯曰克明。其用心與力之勞。不恃性與反。一直聖與惡一也。而無非己之明德備於我。本出於天。體極於峻。其盡人合天之故。不獨聖與聖同。即人與人同也。而無非己之德。惟己德自明。故耳目之才。無不竭也。心思之官。無或曠也。賢則希聖。聖則希天。所以殫人道之修者。此也。惟自明己德。故旦明之通。非有間隔也。巍煥之懿。非有增益也。王

焉而王帝焉而帝所以立人道之極者此也是則聖人傳斯道之  
統故世異而同功尚書傳歷聖之心故文殊而義合吾得一言蔽  
之曰皆自明也而已矣夫由堯至湯由湯至文王由文王至夫子  
皆五百有餘歲統緒相承在明明德大學之道其推而行之者也  
綱目雖多要之以自明為本

時解將自明對新民說只在皮毛一層即空寫為仁由己意亦  
未透骨三引書俱是教人準的正是得從古聖賢皆不過自明  
己德而已通篇從此著解節節警鍊精心果力高挹羣言而下  
之王耘渠

康誥曰

釋新民之旨稽古以明其極焉蓋新民本於自新而通乎天命庶  
 稽古以明之君子之要於極也諗矣傳者意謂道之在新民者其  
 事至廣其理至精故求端於原本之圖以推及其感通之故而道  
 之至者始明何則君者民之表當有新之之始事焉是必屬志於  
 崇朝而盡法其怠惰苟安之氣積勤於夙夜而罔間其剛健不息  
 之神弗懈益虔而幾微無憾慎終如始而清明在躬則有若湯之  
 盤銘所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可證也民者君之應要有新  
 之之實事焉是必鼓動其彝好而樹風聲以迪為善之樂振興其

經會堂全稿 卷三

士

積習而章教化以革舊染之污變而通之使之不倦神而化之使  
 之不知則有若康誥所云作新民者可證也而自新以新民者與  
 天命相為流通者也宵密緝熙帝載自親於陟降世風丕變至治  
 亦發其馨香惟性分同出一源而民德上符主德故造化往來相  
 應而人心克享天心則有若詩所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者可證  
 也夫自新以立新民之本新民以達自新之用而皆有其極如此  
 是以君子任治平之責者知吾身之一動一靜將上流為風下成  
 為俗而不敢使一私未滌自泐其起化之原知斯民之一視一聽  
 亦臨之在上質之在旁而惟恐有一夫未同致拂乎監觀之意議

道置法合羣黎百姓祇以成一體之明而更化移風雖天地陰  
騰○翥○六○合○清○新○  
陽亦若有其重開之象此之謂自新以新民之極而君子所以用  
之必至於是也歟商周之聖異世而同神詩書之文異辭而同指  
新民必本於明明德而要歸於止至善其道一以貫之而已矣  
雅鍊高古一片清明之氣前賢所流傳烜赫者視此何如識者  
自不以耳代目也楊賓實  
步步實疏深細精切其光芒流露純乎經訓之膏景星慶雲有  
目共覩惠天收

湯之盤

詩云穆穆文王

二節

戎子順  
天二名  
儲在文

聖安止而賢希聖，皆可於詩得其說焉。蓋安止者，文王也。學聖人之止，以明其德者，君子也。兩釋詩辭，不可識所從事乎。傳者意謂止至善之理，散見於詩古之聖人，蓋嘗純其心而盡其事，以立極於彝倫日用之間，而大賢以下有能師其意者，則亦懿德集於躬而休聲昭於世，參觀風雅辭異而指同，固在乎學者之善繹也。是故知止得止，論其道則不遺乎民，推其本則必基於德，而要其極則務衷諸聖人，夫非謂聖人之受性夙成而能行習之傳舉無可措其力也。夫固謂聖人之議道，自己而尊親物我之地，定無能

經會堂全稿

卷三

十三

越其閑也。嘗讀文王之詩，其曰緝熙曰敬止，可謂善發聖人之蘊矣。而由今繹之，則疊疊不已止之，所以有常翼翼小心止之，所以無間於怙冒見君道之仁焉。於服事見臣道之敬焉。於三朝之節見子道之孝焉。於百世之昌見父道之慈焉。於二國之成見交道之信焉。其順帝則而泯知識者，理根於自然，其通天載以作儀刑者，式昭於一定，此其為安厥止之聖人而後之君子，咸有所觀法而興起也。吾又得於淇澳之詩焉，是詩也，衛之民援菘竹以美武公也。而由今繹之，不離明德之止近，是其曰切磋琢磨，知行之義備矣。其曰瑟僖赫喧，內外之符合矣。載歌有斐，忘之不能詠歎焉。

淫佚焉以盡其致。抑何與頌穆穆者相似乎。觀於抑戒。得君子之  
懋勤。觀於賓筵。識君子之寡過。相爾室之敬慎。質極者文亦生。洛  
卿士以箴規表正者。光自耀。其有斐也。其盛德至善也。是學問自  
修之所見端也。亦怕慄威儀之所呈露也。將毋衛文之昭也。明德  
之訓。康叔以來。世守之。至武公而罔敢失墜。歟。抑敬止之理。夫人  
所同。而有志者均得以從事於其間。歟。後之學者。讀文王之詩。則  
知聖人可學而至。而與吾身相為維繫者。皆有不<sub>改局整勁</sub>易之範圍。讀淇  
澳之詩。則知賢人日起有功。而於吾德致其精詳者。實無可弛之  
願。力士希賢也。賢希聖也。文王止至善之宗。而武公明明德之準

經畬堂全稿 卷三

西

骨格典雅。氣韻沈雄。能以經訓發經義。以古文為時文。渾茂蒼  
堅。獨闢吟域。座主滿魯瞻先生

金和玉節。體度端凝。鍊氣集兩漢之華。詮理攄兩宋之粹。雄  
才邃學。光芒渾成。座主李繩其先生

程朱之理。爛熟韓歐之氣。卷舒非一二十年。含英咀華。深造自  
得。未能闢此真境也。本房戴開亭先生

命意落筆。自成一家之言。不知其為場屋作也。然細切精到。卻  
無不中繩合矩。至其文辭古雅。風骨高秀。又不必言。孫莪山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二句

儲在文

辭誦而訟息。有以動其志也。蓋訟生於辭。無情之辭。無所畏而盡。有以動其志。而終訟得乎。且天下事必有其所從起之端。民之多獄。爭於口耳者。生於其心。則上之禁民為非。固不在乎擊斷之末。也是故使無訟之說。有可得而繹者。凡民之訟。有情有辭。其是非一定之理。其曲直兩造之形情之屬也。而變是非以求伸反曲直以倖勝。則辭之為也。使有辭必有情。而得盡者少矣。使無情即無辭。而訟者希矣。然而告訐之技。偏試於刀鋸之前。姦宄之風。每感於矯虔之吏。聽者好察訟者善道。情辭反覆。上下相蒙。而三代盛

經畬堂全稿

卷三

十五

時卒未聞飾詐偽之謀。騰二三之說。囂然於有司之庭。而數煩讞決者。豈其習俗固漓哉。又豈上之發奸而摘伏。春有以禁制之哉。出落頰。性。德威惟畏。而動於民志者大也。蓋聖人之在上也。制治之原。不暇及物。反而求之。官府之地。以獨正其旦明之心。防民之術。悉置勿為。寬而游之。禮義之塗。以徐俟其清夜之悟。彼民也。習於德者久。則有自重之志焉。乾餼而有失德。長老可以平之。險健而好犯法。鄉鄰且不齒之。凡講張為幻。以塗長吏之耳目者。向以為甚智。而今始覺其大愚也。衣冠而畫之。豈有犯乎。且民也。耀於德者深。則有自責之志焉。彼貴為君公而恥以苛察為智。我賤於徒隸而好



行誣罔之私凡喪失其心以逞一時之口舌者縱倖勝目前而終不償其厚負也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是故畏者民自畏也亦上有以畏之也○到○底○深○錄○法立者畏其法筮楚之求辭窮而志不屈德勝者畏其德神明之惕情真而志益柔絕惡於未萌起教於微眇訟日息而民不自知此夫子使之之說也

漢魏之書淪入骨髓言近而光澤自異節短而意味自長○原評  
結體最緊堅緻精峭兼有羅章○吳荆山

無情者

誠意在慎獨。君子所以異於小人也。蓋意之誠不誠已所獨知也。欺慊分而君子小人異矣。可勿慎獨以誠意乎。傳者若曰大學自致知以後莫先誠意也者。發於心而主於身以為家國天下之本意之誠不誠所關最重。顧誠無為也。而幾則有善惡焉。凡立誠之君子未有不自謹。幾始也是故誠意之道無他亦曰毋自欺而已矣。一念之惡惡非不洞然也。復有一念以間之而不能直達其惡之情。曲盡其惡之量。則自違其本念而惡惡者虛而不實矣。誠其意者毋然也。一念之好善非不昭然也。復有一念以乘之。

經會堂全稿

卷三

七

而不能直遂其好之之情。曲暢其好之之量。則自負其初念而善善者虛而不實矣。誠其意者毋然也。不自欺則自慊矣。為擬其惡惡之極致如惡臭焉。而去之不疑為擬其好善之極致如好色焉。而求之必得此其去欺即慊者人共知之乎。抑惟己獨知之乎。是不得不推本於獨也。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自欺則小人矣。為擬其揜不善之恒態則厭然巧飾其間居為擬其著善之恒態則肺肝畢露於俄頃。此其誠中形外者己獨知之乎。不且人共知之乎。是不得不加省於獨也。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是故天下之不慎獨者莫小人若也。彼方謂莫予覲而環視者不啻十目焉。彼方謂莫予

摘而集指者不啻十手焉。觀夫曾子之言，蓋重歎其嚴也。雖嚴不專為小人而設，而作偽之心，勞日拙於此，可證也。天下之慎獨者，莫君子若也。日見其洗心於密，而心以小而愈大，不覺其廣焉。日見其檢身不及，而體以斂而愈舒，不覺其胖焉。殆猶富人之屋，不能已於潤也。雖潤本非君子所期，而作德之心，逸日休於此，益章也。以嚴若彼，以潤若此，以欺若彼，以謙若此，以不慎獨若彼，以慎獨若此，君子之必誠其意，又何疑哉。然則何以誠意曰：謹幾，何以謹幾曰：主敬。幾在由靜而動之介，敬則貫動靜而一之，誠無不敬。未能誠，則必敬而後誠。明乎此，而大學之要彰彰矣。

經齋堂全稿

卷三

大

結撰天然，節節渾脫。嚴思菴

自欺確切，兩慎獨分明。嚴濶二字安放圓穩。謀篇之勝，所謂箭到的中，非爾力。風行水上，自成文。文家老境，熟境也。朱海士

所謂誠

大賢極論獨之嚴於人心之理推之也。蓋理之實者無一息不在人心。雖當其獨而視指咸集。曾子所以極論其嚴也。且有所為而為善。則其從善也必不堅。有所為而不為惡。則其去惡也必不力。使鯁鯁焉畏人之燭其隱而摘其微。而後策厲其神明以置身有善無惡之地。則雖日事於誠。不皆從人起見也。或然而君子必慎其獨者何也。曾子嘗言之矣。曰人亦知其身無時不在可畏之中乎。畏不論境之虛實而在天命之一定。自難逃其陟降之公畏亦不論形之有無而在人心之同然。若相伺以是非之隙。莫隱於獨。

經會堂全稿 卷三

九

孰從而視之。而不知十月之所環而集也。意方萌而視亦萌。欲蔽其視而視其蔽者更晰。則雖隱也。而其情畢見焉。真毫髮不容遁矣。莫微於獨。何從而指之。而不知十手之所叢而集也。意乍動而指亦動。欲匿其指而指其匿者轉覩。則雖微也。而其狀甚顯焉。亦尺寸不可遷矣。是何也。天命之赫。雖與人絕。其形質而監觀之。理則同。昊天曰明。如有所寓目焉。而與為出王也。昊天曰旦。如有所假手焉。而與為游衍也。吾不能自昧其旦明。則不能偶離其指。視福善禍淫之旨。散而寄焉。聚而參焉。與吾心息息相依。故朕兆一萌而呼吸各以其類。至則屈伸俯仰之交。宜何如慄慄也。人心之

○真○說○得○出○  
○對○勘○精○鑿○是○從○休○驗○得○未○

靈雖與我別其官骸而秉彝之理則一緣感而覺若衆目並照焉而與為明察也緣感而知若衆手畢赴焉而與為提命也吾不能自泯其知覺則不能少違其指視善善惡惡之良分而具焉合而微言懷論具通焉與吾心念念相準故機緘一動而繩糾各以其象呈則前後左右之間宜何如勿勿也惟天體物不遺故十目十手絕非幻妄之迹而昭布森列其道合於鬼神之吉凶惟人受性相近故所視所指總歸理義之原而震動恪恭其機捷於刑賞之榮辱其嚴乎此君子所以必慎其獨乎夫知其嚴而慎之有所為而為皆其無所為而為者也若去欺而得慊則甚嚴之中又有其甚寬者焉而

經奮堂全稿

卷三

子

非慎獨之君子亦不足以幾此矣

勘到真實地位乃覺先儒語錄無此文采許時菴先生

醇乎其醇之言何必人人火書乃能使彼家息喙孫莪山

警切至此乃是子與氏本領於曾子曰三字鄭重如帝典錢綱

曾子曰

極言心不正之弊。修身者當知所察矣。蓋心有所繫則不正。不正則不存。而身之不修隨之。故修身者不可不察也。大學謂夫自誠意之後而論心。不患其歧於善惡之介。而患其忽於寂感之交。蓋由寂而感。心之用易偏。偏於用者。還以累其本體。而吾身遂一無所檢制。自非精察而慎持之。未見其有合也。知此。可以得修身在正心之說矣。蓋心者渺然清虛之表。而為百體之所從。令則正心者。凝然湛一之域。而為百慮之所受。裁是必於未事之先。一無所將迎。當事之時。一無所濡染。既事之後。一無所留滯。而後心得其

經翁堂全稿

卷三

三

正非然者。心役於事。則朋從之擾。往來善變。環以滄其宰物之衡。事牽於心。則繫戀之私。輾轉難安。適以墮其防情之節。念懷也。恐懼也好樂也。憂患也。有一於此。不得其正矣。夫心之所以不正者。心有所在也。而心之不得其正者。心必不在也。何則。心無所在。則常在神明所涵。可以條貫乎萬象。而介然有覺者。仍一物之不留。則無往而不徵其帥氣之志。心有所在。則不在方寸所觸。不過膠滯於當前。而溺焉罔覺者。遂全體之皆失。亦無往而能守其判形之神。吾見視以目而不視。以心將視而不見焉。聽以耳而不聽。以心將聽而不聞焉。食以口而不味。以心將食而不知其味焉。尋常

日用之間。悉渙而無紀。則形質虛具。而官骸之失職者已多。出入起居之地。亦過而不知。則神智潛移。而舉動之召悔者不少。心不

正之。馴致於身不修也。豈顧問哉。君子知其然也。靜而直。內立心

之體。既以有主而虛者。默宰乎形器之原。動而方外。達心之用。又

以有主而實者。順應乎醇醑之會。其功統於主敬。其要先於審幾。

知此。可以盡修身在正心之說矣。

中二比明徹。如淨琉璃。內含寶月。

全體明徹。兼之直截。畫沙印泥。不足比其刻也。剝犀切玉。不足

方其快也。洞甲貫的。不足擬其穿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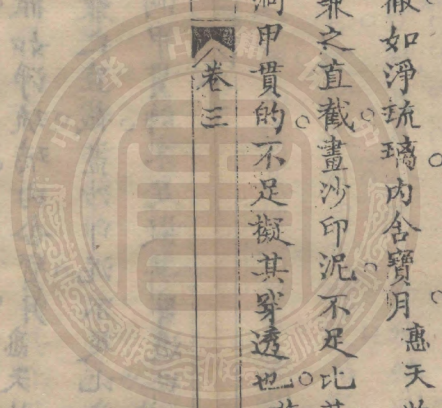
惠天啟 蔣子謙

所謂修

經會堂全稿

卷三

三



此其何意。蓋身長存。五山。五時。矣。此其何意。蓋身長存。五山。五時。矣。此其何意。蓋身長存。五山。五時。矣。

立教有其本以誠而通也夫本之不誠何以立教而誠豈待學乎  
 書言保赤孝弟慈之本也且家國之相通一誠而已矣使不本於  
 心之誠而強飾其迹則為孝不能得之父為弟不能得之兄為慈  
 不能得之幼一家之中已扞格而不相入而欲以成教於國豈不  
 悖哉然而孝弟慈之心必不患其如是者何也君子曰無重言孝  
 弟慈也○落筆起妙作保赤子觀可矣今夫赤子無知也然固有所覺赤子如  
 訴也然固不能言彼保之者伺其嘖笑而察其喜怒形與之隔而  
 神與之俱時其動靜而驗其性情探乎無聲而索乎無象其求之  
 經會堂全稿

卷三

如其其誠而卒鮮不中者古人以為天之所為非人之所設也故  
 援以樹保民之的而著之於書康誥之云蓋言誠也且夫事之成  
 於人者更端而意倦事之本於天者一往而情深吾觀世之養子  
○操○變○氣○勝○純○乎○古○文  
 者口未嘗相語也足未嘗相過也術未嘗相授也而竭誠以求取  
 諸懷而自足何也天也且即其所求者日計而百變也月計而千  
 變也歲計而萬變也而一心之誠不假物而有餘何也天也是故  
 天下有生○真○切○透○骨平未經之事而身當其境油然而自生天下有詩書不  
 載之文而自用其愚聖人無以易皆保赤子○飛○行○純○迹之類也使必有所仿  
 佛而後能盡其意則養子者徧天下而學而后嫁禾之前聞發於



其所不自已而動於其所不自知故曰天也夫著偽之行咫尺而相戾本天之為遼遠而大同君子之孝弟慈設誠而致行之自盡其心而因以合乎人心之所不言而同然家國之間所以各見其天也君子曰無重言孝弟慈也作保赤子觀可矣

全理清貫古氣渾脫吾謂此文善學震川世以為何如也原評

於題之神解獨有會心縱筆直遂以書其所見但覺靈氣滿幅妙處難言真聖於此道者王芸深

人只解重發誠求文獨從末向着筆以見不假強為之旨而誠字透過十分遂覺一往超絕○中間生平未經二比妙解情理

經畬堂全稿

卷三

三

百讀不厭淋漓飛舞之中字字洗鍊此其所以可貴也吳荆山  
心忘其手手忘筆筆自落紙非我使相題行文皆得此妙北六

其與之辨嚴離音舍音知音華音正音意音心音書音其音祖音康音誥音曰音靈音原音

天以深士口無重言發其誠也林林莽莽其天也夫著偽之行咫尺而相戾本天之為遼遠而大同君子之孝弟慈設誠而致行之自盡其心而因以合乎人心之所不言而同然家國之間所以各見其天也君子曰無重言孝弟慈也作保赤子觀可矣

平天下有道。本心以推之而已。蓋絜矩之道。見於好惡。天下所以平也。理財用人。孰非本於是哉。傳者曰。大人之學。至平天下而極本。諸心而達之事。固有大道焉。其明明德於天下者。其先慎德於一心者也。知此。可以識治平之謂矣。何則。家國天下。異勢也。其心則一而已矣。君子驗於孝弟。不倍之效。而知感應之神。權於上下前後左右之間。而知分願之合。於是有絜矩之道焉。矩者。天下人之心也。絜之則吾心之德也。絜之維何。曰好曰惡。好民所好。惡民所惡。是之謂慎。慎則作民父母。而無憾。好人所惡。惡人所好。是之

經會堂全稿

卷三

三五

謂辟辟則為天下。僂而不辭。一得一失。相去懸絕。豈非繫於德哉。君子知其然。故於理財而得矩焉。財散民所好也。財聚民所惡也。於是以德裕財。必不使本末倒置。而啓爭奪之端。釀悖出之漸。絜之道得也。且於用人。而得矩焉。有容人所好也。媚嫉人所惡也。於是以惡全愛。必不使賢不善混淆。而成庸主之過。激速身之災。絜之道得也。是道也。何道也。絜矩之道。平天下之大道也。是故君子有大道。本於忠信而已矣。不甯惟是生財。亦有大道。歸於仁義而已矣。忠信仁義之謂德。本忠信仁義而達之天下之謂矩。得是道則得衆。得國而天命隨。以得失是道則失衆。失國而天命隨。

以失忠信得之者其理財必以仁行義而君若臣皆以義為利於  
是眾寡疾舒之大道全府庫充而事以集驕泰失之者其理財必  
以不義行不仁而君若臣皆以利為利於是聚斂務財之小人進  
舊害至而國以亡然則用人與理財相表裏得失之機繁然明白  
判於好惡要於慎德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觀於小雅得南山  
之言父母節南山之言具瞻焉觀於大雅得文王之言監殷焉觀  
於書得康誥之言惟命秦誓之言一个臣焉觀於春秋士大夫得  
楚書之言寶善舅犯之言寶仁孟獻子之言不察不畜焉皆可以  
疏通證明絜矩好惡之說而平天下之道一心操之有餘矣

經會堂全稿

卷三

有畧有詳有分有合有操有縱一氣百法渾然天成此種全章  
文當與制藝相終始 仇滄柱先生

關鍵在握隨手變化悉中程度布置精整仍以議論行之期於  
事理明暢而止其源出自震川慶厯諸家無此盛氣落楨闡亦  
惟金黃二公集中各得數義耳 陸麟度

所謂平

夫

見賢而不能舉

一節

儲在文

有用舍之權而不能庸主也夫賢與不善由於所見此正可大  
 伸吾用舍之權矣而庸主則皆不能豈不惜哉今夫進賢退不肖  
 者人主之權也而天下之望於人主者又不徒以其權何則流品  
 分則賢奸必有共見之自鑒別審則人主亦將自快其心權在而  
 濟之以識故刑賞可立斷也而又有不盡然者蓋天下有庸主焉  
 迂謹自將而心志尚未回惑其是非初不大遠於人異懦成性而  
 臨事復多狐疑其子奪無以自必於己則有見賢而不能舉舉而  
 不能先者國有大賢而不用人咸惜之然而無慮也君子雖不工

經舍堂全稿

卷三

三七

迎合而聲望久則自彰特吾君未之知耳國家歲進士數百豈獨  
 於若人靳乎乃亦既見之矣求賢得之一朝受知雖在人後委任  
 必在人先自可無疑於舉而庸主則不能何也疏通証明各按縻爵祿以養庸臣  
 而移待非常之材則甚吝執資格以困奇士而欲行度外之舉則  
 甚難層折折見即遲之久而舉亦第小用之以博好士之譽而絕無所表異  
 於賢此不謂之命不可也則又有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  
 者國有大奸而未去人竊憂之然而無妨也小人雖巧於彌縫而  
 姦邪積則將敗特吾君未之知耳國家歲斷罪數百豈獨為若人  
 寬乎若亦既見之矣察奸得之屢試其始以材近之其終以法遠

漢家之業

之更可無疑於退而庸主則又不能何也罪不容誅而或念其平

昔之小忠遂曲行其姑息惡且莫贖而不忍其一日之缺缺遂特

示以優容即不得已而退亦第暫黜之以塞天下之譏而實非欲

大警於不善此不謂之過不可也蓋國家所以得人者爵賞猶在

所後而獨難其鄭重之心奈何輕其國以及賢不自知其比於慢

也夫君子身許馳驅惟感激於獨知之契今且姑任之而姑置之

恩遇輕則不得直行其志而中懷悲憤或更甚於未舉之時馴至

眾正伏匿百度廢弛無非此一念之慢致之而已矣而官方所以

肅清者任用或誤於前而猶幸其轉移之速奈何牽於私而不斷

經會堂全稿

卷三

天

遂甘為小人受過也夫小人術多僥倖惟驚怖於不測之威今且

明知之而明縱之窺伺密則得以因緣復進而略無忌憚必更烈

於未退之時馴至羣邪當道主柄下移無非此一事之過釀之而

已矣嗟夫庸主之所為豈足道哉特惜其所見不謬而展轉失之

以是知操用舍之權者尤當以斷濟其識也

一縱一橫淋漓痛快史書中無窮感憤與筆墨俱飛

原評

兩見字剝得清轉落不能方有力四不能發得透慢過不勞鋪

排而自醒行文更極沈毅英闢之致此是作者本色

汪武曹

見賢而

見賢而

見賢而

見賢而

見賢而

見賢而

見賢而

見賢而

見賢而

見賢而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何矣

儲在文

極言小入之害所以甚長國家者也夫聚斂之小人未有不召害

者顧誰長國家而使其國有無可如何之日哉且自古利害之說

其名相反而其實常相因故國君不言有無所以絕與利之臣也

而世之人主任往甘受其惑者何哉沒利於前而易患於後也今

夫長國家者承祖宗之業為神人之主其所以制治而保邦者必

有道矣豈在財用而有一聚斂之小人出焉被小智以售奸鼓邪

說以導上遂若國家之事舍此宜無他務者雖然此其故自為人

主者志動於利為侈生於多欲好利之心形見於外然後小人乘

經會堂全稿

卷三

五

其隙而中之其為名也甚鄙而託於經術以經世務則似可聽矣

其為術也甚貧而以為國不加賦而用足則更可從矣斯時未嘗

無一二老成忠志之臣為國遠慮力陳不可也而經常之計與權

誦之計較則必不勝樽節愛養之說與豐亨後大之說較則又不

勝於是人主力主其議以為在廷之臣皆無足與計事者遂不難

舉國以聽之言利事則析秋毫議國用則至日是真若臣主之同

心課稅則辨之獨早羨餘則以佐上供更若忠勤之效見小人於

此方且謂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用也然而利

源竭禍端見矣生之止有此數而必欲籠之造物亦愛其寶而降

以災眚奉之既盡其勤而更思奪之比戶若攫其藏而積為怨毒  
迨天人交怒禍變相尋危亡之勢近在旦夕曩之所為老成忠志  
為國遠慮者亦束手無策惟有歎息痛恨於前事之不臧而已豈  
有濟哉而世之人至多不覺悟不至於無可如何輒謂小人材智  
限低徊有餘忠於事上者比比也臨亂之君各賢其臣則皆好利之一念  
誤之也嗚呼彼小人者毒已逞矣費已盈矣固不惜以其身受天  
下之謬獨奈何長國家者計利不計害而以累世相傳之國家輕  
擲諸其手者欲救敗於後當已亂於初已之如何亦曰不畜聚斂  
之臣而已

經會堂全稿

卷三

三

用史證經偉岸英動不讓人中原評

平準食告利弊源流無不言之鑿鑿非十餘年沈潛史學不能

貫串乃耶汪武曹

博采旁羅幾合漢唐宋明為一傳而抑揚感慨尤近五代史論  
贊風神錢紱闕

長國家

率性之謂道

儲在文

中庸原道於循其性者見之也。蓋道原於性而性不可見也。自其率之而道見矣。且自言道者衆而道益歧。不原於性也。從其實而言之。膠於紛擾之迹。非道之真。從其虛而言之。託於幽渺之交。非道之正。彼不原於性而競於道求之。無惑乎其言之益歧也。雖然道難名也。性可名乎。強以可名者言道。則必滯於實。道無憑也。性有憑乎。仍以無憑者言道。則終涉於虛。夫道者。性之所見端。而於其率之者。徵之也。一氣之所鼓盪而高卑上下各負其性以行。其安不行。其殆性之所安無偏而無跛也。夫履險則危。履道則坦。

經會堂全稿

卷三

三

○馬○耕○子○馳○則○非○道○左○  
 ○凡○性○之○所○不○安○皆○險○也○以○性○之○所○安○者○為○程○而○不○令○而○自○行○不○禁  
 ○而○自○止○作○息○之○頃○安○往○而○非○坦○途○已○一○理○之○所○散○殊○而○動○靜○剛○柔  
 ○各○從○其○性○以○出○出○於○順○不○出○於○逆○性○之○所○順○如○砥○而○如○矢○也○夫○由  
 ○徑○則○邪○由○道○則○正○凡○性○之○所○不○順○皆○徑○也○以○性○之○所○順○者○為○趨○而  
 ○彼○此○不○相○貸○前○後○不○相○謀○俯○仰○之○間○何○適○而○非○正○路○已○是○故○率○其  
 ○性○而○見○之○事○則○溫○然○而○仁○有○父○子○之○道○焉○肅○然○而○義○有○君○臣○之○道  
 ○焉○非○有○所○矯○也○其○具○於○性○而○為○事○之○制○其○形○於○道○而○即○為○事○之○宜  
 ○率○其○性○而○見○之○物○則○規○遠○惟○明○有○作○哲○之○道○焉○聽○德○惟○聰○有○作○謀  
 ○之○道○焉○亦○無○俟○勉○也○其○成○於○性○而○為○物○之○官○其○著○於○道○而○即○為○物



之則智者聖而愚者民。而性之所涵。民無不智。故至大至小。造其  
端於夫婦之知能。靈者人而蠢者物。而性之所賦。物無不靈。故上  
際下行。呈其象於鳥魚之飛躍。乃世之言道者。不從其率性者。微  
之。而或託於幽渺之交。或膠於紛擾之迹。何惑乎終日言道。而不  
識所謂也夫。

骨力雅鍊。直逼思泉。李醒齋先生

理精筆悍。駕章陳而上之。中股統人與物。渾言後幅。詳人補  
物。意義最為該備。吳荆山

道猶路也。誰不曾讀。人才人手。遂能如許精彩。但與無舌者說。

經畬堂全稿

卷三

三

味不得。徐畫堂

道理蓋天蓋地。而渾雄雅健。毫無渣滓。在前輩中亦第一流也。  
趙次奇

率性之



育於其上者也。此盡性盡道之極功。而修道之能事也。雖然中和之德宏。位育之效博矣。而必準於喜怒哀樂者何也。性無迹而情有迹。未有不治情而能成性者也。根於道心。則仁義禮智也。麗於人心。則愛惡欲懼也。察而識其端。則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也。擴而滿其量。則制禮作樂明刑修政也。以至天地之撰。萬物之理。皆可放而準之。故君子之戒懼慎獨。必自喜怒哀樂始。此入道之要。而性道教之實也。

醜理奇文。一空作者。仇滄柱先生

此二節乃性情之極論。包括後半部中庸。孟子言性善。言四端。

經會堂全稿

卷三

三十四

並本於此。韓子原性。程子好學論。亦從此推出。諸解融徹。鑿鑿言之。精削渾成。雲空山立。是以北宋人筆力。寫南宋人理實者。真絕構也。王耘渠

喜怒哀

君子之中庸也

一節

儲在文

知時中之權而君子小人分已蓋時無定中亦無定而時中者君子也無忌憚之小人宜其反也且中庸之道原於天其不擇人而界也明矣而離合之間相去懸絕何哉知其易離而奉天以合之者君子也不知其難合而棄天襲天以離之者小人也何則中庸之為道也其本一原而散見於事物其流萬變而各具其精微彼此同情先後同勢而其理不能相通經權異用本末異施而其義朱嘗不貫蓋其道因乎時奉天者得之而棄且襲者或終其身求一息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君子者立心純粹而不敢自安隨境

經金堂全稿

卷三

三五

而遷必求其是固與時以偕行制行大醜而不敢自必易也以處皆合其宜亦無時而或失是故其明足以審之其守足以貞之其力足以赴之而就就業業惟恐戾於時而違厥中以流為小人之歸者誠知天之不似易而後而奉之也小人則不然其心本違於善而又冥然無知或偏而曲或倚而邪恣所好也是謂棄天其行素習於非而又悍然不顧不平而陂不常而異背而馳也是謂襲天是故其用意之過則蕩規軼矩且厭薄中庸之名其用意之不<sub>○備○有○此○而○種○</sub>及則同流合汙又妄竊中庸之似而自君子觀之均謂之無忌憚而已矣未知中焉知時此其所以反也觀君子之所以合則知合

之難。規小人之所以離。則知離之易。至離者。徧天下。而一二君子。獨謹持而固守之中。以合時時。以合中。而遂以入。繼天而且以入。參天。則中庸之道。安得不獨歸之君子也。

清際神似半山。說理文字。貴堅貴淨。北宋以上皆然。南渡後。

酷馭不同。大較絮而弱矣。此種文。當得堅淨二字。原評

鈞勒清楚。洗發精神。時中內照。下智仁勇無忌。憚內照。下過不及。俱極深細。非老手不辦。吳荊山

君子之

道之不行也

全章

儲在文

論過不及之失中欲人之知道也。夫道以中庸為至。或過或不及。均失乎中。所謂知味者鮮也。欲行道者其先明道哉。子思子謂夫吾言性道教歸於中和之德。而揭夫子之論時中者。惟明其德之至。則中庸之道繫於人者也。字鄭重。顧世教衰而俗流失。人類雖繁。終身由道而不知。惟其不知。是以不能也。夫子嘗有言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有智者焉。聰明誤用而過於知。有愚者焉。固陋自守而不及。知則識均不足。以導其力。而道之中者不行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有賢者焉。意氣偏勝而過於行。有不肖者焉。怠廢自安。

經會堂全稿

卷三

三七

而不及行。則力均不足以擴其識。而道之中者不明也。夫中庸之道。原屬之中行之人。不得中行而與之。則智愚賢不肖皆道中人。人字起。也。無論智者之聰明可用。即愚者之固陋亦可開。無論賢者之意氣可馴。即不肖者之怠廢亦可鼓。而無如過不及之紛紛。而中庸之為絕德也。吾以為原本天命者。氣質之性。凡智愚賢不肖無能悉合於道。而自至於中。而變化氣質者。學問之功。則智愚賢不肖皆可求。端於知。而漸近於道。蓋中庸之道。一飲食也。中庸之道。之至。一飲食之味也。人莫不飲食。而鮮知其味。察之而味在是矣。人莫不由道。而鮮知其至。察之而至者。見矣。雖教澤之既竭。而當前。



擇中而用之。聖人之大也。夫道唯一中。自聖人執而用之。而中在天下矣。舜之大知以此。且世之頌聖人者。第見其教化之博。而不知其立本之精。夫其衷羣言以求至善。力爭於幾微之間。及舉而措之。範圍萬物而不過。此濬哲之后。所以別於察察之明也。稽古帝舜。自好問而察而隱。而揚其所存者善而已。吾見舜之將舉。而用之也。雖然。使僅如是以用之。而猶不足以見舜之知。今夫昌言入告。多出於明盛之朝。彼其據理而陳。剛柔不相濟。同異不相謀。非合乎天地自然之衡。則紛紜焉。而無以要其極。衆論盈廷。又有

經會堂全稿

卷三

三九

其會通之處。故夫循言以考。參互則相成。偏任則相戾。非得乎人心一定之準。則徬徨焉。而無以酌其歸。何則是與非相形。而是者出。兩是相形。而至是者出。邪與正相較。而正者彰。兩正相較。而至正者彰。是所謂中也。舜也。仰觀於天。俯察於地。中度於吾心。得其所謂中者。而用之。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矣。是故天下之言知者。莫慮乎震乎其事。而昧其所從出之原。矜乎其名。而忘其所致詳之實。夫修六府者。上協於日月星辰。和三事者。下逮於昆蟲草木。人謂聖人如是其神奇。而不知芻蕘之獻。韶鑾之招。皆義理精微之所從出也。



土壤細流入高深之量而皆化吾於此見聖人之宏拜手於廷官  
救各宜其旨清問於下鰥寡得盡其辭人謂聖人如是其含宏而  
不知毫釐之介疑似之交皆夙夜倦勤之所致詳也嘉謀至計歷  
推行之際而無餘吾於此識聖人之密舜之大知其在此斯與蓋自  
有虞氏以執中傳而道之行於天下者於今為烈矣

神理肅括風度端凝劉西谷

疏中密密中疏氣定神閒卷舒入妙意度亦近震川非隆萬以  
後體格也王賢傳

經畬堂全稿

卷三

早

執其兩

對勤林山王賢傳  
疏中密密中疏氣定神閒卷舒入妙意度亦近震川非隆萬以

此處有模糊的墨迹或殘缺文字，難以辨認。

天下國家可均也

三句

儲在文

事之見為難者非真難也。夫見為難者必偏，偏則易矣。可均可辭，可蹈何一非至難者乎？子思述子之言曰：天下之事，自深於道者，觀之而難易之數皆有所反。夫縱超越之才，標奇勝之軌，當世之英人傑士，或且矜而重之，而君子之皇皇弗及者，不在乎此。非其事之無難，以其難之猶易也。如以為難也，則區宇至廣，一官一邑，或且儻事而況天下國家名器至重一第一豆甚者，見色而況爵祿驅命至貴一趨一蹶，卒然動心而況白刃然而通事幾以權進，退窮義理以析精粗，則以均之辭之蹈之，其事可為而其人可匹。

經會堂全稿

卷三

四

者天有獨宜之材，人有克奮之力也。今夫庸人之所逡巡，志士之所慷慨，其得天者便也，所取之事不同，而必從其材之所近。材盡而事辦焉，獨何為而不恃其材也？然恃其材而至於過，則亦安之矣，而愈過而愈見其材，以其事之本無定範也。而世遂矜其過而指之曰：此繁所不能因，此利所不能回，此害所不能恤也。且夫中才之所困，屈賢達之所從容，其盡人者摯也，所成之事不同，而要視其力之所克，力窮而事舉焉，又何為而不策其力也？然策其力而入於奇，則亦甘之矣，而愈奇而愈神其力，以其事之本非恆徑也。而世且駭其奇而慕之曰：此明足以化愚，此廉足以化貪，此強

足以化懦也。是故偏才運世之畧。學士習為美談。布衣慕義之誠。里巷傳為盛事。術不必堯舜。而均天下。國家有人。行不必夷齊。而辭爵祿。有人節不必龍比。而蹈白刃。有人惟其矯於一偏。不衷諸至正。故英人傑士。嘗以其事名天下。而君子曰。此非我所難也。智結東整勁可以謀萬物。而窮於地理之時。仁可以御千駟。而屈於室德之地。勇可以冠三軍。而怯於赴時之宜。嗚呼。此非世之所見為易者哉。

總發中權。前後鼓舞。是為雄深老鍊之文。原評

資之近力。能勉本無奇特。而出以峭厲屈盤之筆。頓闢異境。老杜所云。林迴破角來。天窄壁面削者。似之。吳荆山

經禽堂全稿

卷三

四

前後似奇而正中權似正而奇。變化從心。不可捉摸。弟允崧

天下國



恒久而不違其德焉。夫天地之理有恒則成無恒則敗。超乎衆者  
說得切實。才是德義之勇。  
可以直行而無忌而精於理者可以常主而不遷則恒久而不違  
其德君子所以立不易方也。藉不然而前後左右之交眩之者多  
矣。不為威怵則為利誘其不引而去之者幾何哉。是故以衆寡之  
結法滿沛  
勢論君子則中立者天下之至弱也。以是非之理論君子則中立  
而不倚者天下之至強也。

濶處坐。平處行。深嚴介潔之氣。自不可犯。兩引易語。精當不  
易。凡用經最忌支離。蘇長公云。千錘百鍊。只鍊得當用語。唯作  
者雅窺此秘。原評

經書堂全稿

卷三

聖

東漢節義諸君。可謂中立。未免意氣用事。便非不倚前二比透  
闊高。薪從來所無。蔡瞻此

中立而

明道之貴乎庸而極於聖德焉。夫德至中而道至庸也。自隱怪者亂之。而人之自廢者多矣。守道之君子其幾於聖德乎。子思之意曰。吾言中庸之至。推明知愚賢不肖。過不及之弊。而舉夫子之論。知仁勇者以實之。中之旨灼然矣。顧庸之義不明於天下。則人將為異學所眩惑。日遠於聖德。而不自知。吾是以有感於子之論。隱怪者也。以為天下有素隱者焉。以不見事實為空眇。而騁其解於至虛。斥人類為幻形。指天地為幻迹。言偽而辨。後世有述其說而甘之者。而喪其經常。吾之所弗為也。有行怪者焉。以不近人情為

經禽堂全稿

卷三

四五

恢奇而措其身於至妄。失本心而不知絕倫理。而不顧行僻而堅。後世有述其事而肖之者。而滅其天常。吾之所弗為也。其弗為者何也。蓋以人之所當為。而不可不為。固有中庸之道在也。然而世之君子有遵道而行半途而廢者矣。其用心與力之勞。反不逮素隱行怪者之專且久也。而造之不深。聞邪說而易惑。守之不篤。見異術而思遷。此中庸之道所以浸晦。浸微而吾之致知力行。弗能自己也。不觀古之君子乎。其於中庸也。日用飲食。與為服習焉。共見共聞。而精微之蘊。自寓無所謂隱也。視聽持行。與為一體焉。至切至近。而高遠之理。悉該無所謂怪也。故素隱行怪。則小人所喜。

包○下○兩○章○

道○字○重○法○

側○述○確○有○至○理○

對○寫○最○確○

愚人所驚而後世且有述依乎中庸則闇然無文淡然無迹而當時不見知遯世无悶樂行而憂違潛龍之德也不怨不尤樂天而知命感德之至也其唯聖人乎中庸不可能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然則中為大本過不及者失之和為達道隱怪者失之知庸而不知中則本不立言中而不言庸則道不行此吾所以有會於夫子之言而欲推而論之以盡率性之旨也

自此以下六章皆發明庸字意居多此文前二節串說側重隱怪一邊跌出末節全理全神仍作兩層對寫荆川先生文已見此意篇中更發得透徹耳至其行文高古亦與荆川相埒非深

經會堂全稿

卷三

哭

於古者不辨也劉大山

立意確鑿造境精渾粹然儒者之言蔡聞之懷包直也

素隱行

不中則本不立言中而不言庸則道不行此吾所以有會於夫子之言而欲推而論之以盡率性之旨也

